

表扬名单上没有的人(散文)

沐秦

我住的四层楼，原是单身楼，因住房紧张现在变成了家属楼，幽暗漫长的走廊上堆满了煤炉和杂物，烟熏火燎，杂乱无章，一眼望去，很像滑稽剧《七十二家房客》。各家打扫时，只把门前巴掌大的一块地面扫一下，决不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人们对“自扫门前雪”的古训体会得如此深切，常令我敬佩。至于那作为公共走道的一至四层楼梯，自然无人问津了，不管多么脏，没有人会介意的。奇怪的是这从来无人打扫的楼梯，有一度时间却一天天干净了。

往日梯楼上布满的果皮、纸屑和灰尘一下子不见了。我感到清爽，也有点蹊跷，我想一定是哪位有洁癖的人干的了，因为世上总有看不惯肮脏的人。我记得我就扫过几回楼梯。不过我在扫楼梯时心中蕴着一股忿懣：七十二家房客为什么仅自扫门前雪呢，难道这条公共走道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么？

一天下班回来，我匆匆走上楼梯，看见一位背朝着我的老头在扫二楼的楼梯，扫得很认真。我一进家门就问：“二楼那个扫楼梯的老头是谁？”他们说可能是谁家的亲戚吧。我不禁赞道：“这个老头真不错！”

一连几天楼道一直很干净，人们每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各人脑子里许装着事业、爱情、友谊，抑或还有烦恼，锅碗瓢盆、勾心斗角，对楼道上的细微变化，不会注意或者根本不值得往脑子里去。然而一天晚上，当这位老头拿着拖把拖楼梯时，我大为惊异：这往日被遗忘的地方，有人扫它一下就不错了，今日还有人像拖房间一样为它“洗脸”，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我又问家人：“这老头究竟是哪儿的？”他们说：“是

四楼安装公司的。”我说：“四楼可从未住过安装公司的人呀？”“因为厂里要安装一台大型机器，四川某建筑公司来了二十来个人，临时住在四楼的一个套间里。”——原来如此。

有一天晚上，我带着不解的疑惑走上四楼，正巧又碰见老头在拖四楼的楼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打量着老头：上着一件背心，中等身材五十开外，赤红脸，那短短的白发在暗弱的灯光下尤为醒目。我从他身边走过，走到原来那套空着的套间，门大敞着，屋内一台大彩电正播着歌舞，围着一群人正有说有笑地看着。当我下楼时，我对这位可敬的老头说：“你劳累了一天，应该看看电视休息一下。”他和善地笑着说：“不累”。这时我才清楚地看到他那被太阳染就的赤红的脸膛，笑口里一排整齐的牙齿，满脸洋溢着粗犷的微笑。

当我躺在床上时却久久不能入睡，老头那一脸健康的色彩，那充满善意的粗犷的微笑，强烈地灼热着我的心。我想全楼几十户人家，极少见过扫楼梯的人，即使有也寥若晨星。我也见过有些领导，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也见过卫生检查团要光临时，有些单位扫把四起，尘烟滚滚。但总觉得那是在某种外力的号召下的偶而为之的举动。至于一个五十开外的外乡人，一个临时的过客，在他临时驻足的这段时间里，天天打扫楼道，却令人肃然起敬。倘若人人都能如此，“莫为善小而不为，莫为恶小而为之”，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岂不跃到一个令人瞠目的高度了么？

安装公司的老头早已到别处去了，我不知他的姓名，不知他的家境，也不知他有什么伟业，而他的形象令我难忘。这期间，世界大势，改革浪潮，奥运圣火以及种种奇闻轶事，常常从我们嘴上流过，但绝少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位老头。

教授治猫的启示

陕工报3月20日三版发表的乔怀贵同志的文章《教授与波斯猫》，似乎意在明“理儿”——“奢望得到个无疵之物，世界只有一场空”。可是，我感兴趣的，却是“教授”的治猫，并以为该文的妙处正在于此。

“波斯猫”，这种原来被视为“姓资”的“洋种”，也成了今日

百姓之家的“尤物”，引出了作者的文章。其意义在于：可以促人转变观念——某些“洋货”或“洋作派”，并非都“姓资”。重要的不在于“养”而在于“治”，看“教授”对“洋货”的“放浪因子”，不是厌弃，也不是纵容，而是认真“改造”——设法“治”，一治其“劣习”，二治其“毛病”，尤其是第二次用的“法子”被“仁慈”的教授夫人怒斥为“太残忍”。试想：不“太残忍”能使它“一下改了那毛病”吗？

“洋货”的“血液”中缺“土”多“洋”乃正常现象。否则，何以为“洋”？我们的所谓“开放”，主要是对“洋”开放。这就需要有一种正确的对“洋”态度，既不能“排洋”，也不能“怕洋”，更不能“崇拜”。

“教授”对“波斯

麻饼的回忆

李群生

许是那浑厚圆润的秦腔，许是那块喷香甘甜的麻饼，总之多年前，我就记住了西安城里唱戏的叔叔袁克勤。

那是196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正在门外墙根晒暖暖，手拿一个烧焦的洋芋疙瘩剥着黑夹，忽地眼前一个高大的影儿挡住了我的太阳，正欲抬头看，伸来的大手已捏住了我的半个脸颊。没等我认准是谁，他就叫我是小东西，一把把我抱起，笑着就从他的兜里掏出一块圆圆的让人嘴馋的沙糖麻饼儿。

后来我问爸。爸才说：这就是袁克勤。

听说那就是袁克勤叔叔，过后我好后悔。因为我早听人说：袁旗寨有一个唱戏的大名人，戏文唱得特别好，陈妙华转弯处带个滑音，李爱芹哭墓戏嗓子恰到那时的沙哑，我爸说，袁叔叔的唱腔跟他们不一样，一字一句听得特别开，有如高山之粗犷，似小河之涓涓，谁也学不来。我于是天天想看他的戏。

有一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那天他从城里来，邀我和爸一起去观看他的“下河东”。我真高兴呢。那天，我咬着他回回记着给我带来的沙糖麻饼儿，走进剧团。——嗨，那一夜的戏，真叫唱红了，台下掌声雷鸣，观众吹哨叫好，随着一幕幕的戏，我竟然被他的唱腔迷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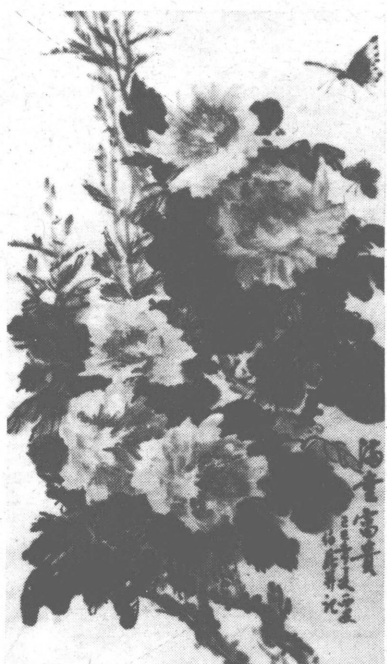
从那以后，我一天天地爱看袁叔叔的戏了，每估摸着他要来了，就在村口等。可每次都是失望地回来。那次分了手，几年了，人一直没有来。广播里也没了他的唱腔了。我不知为什么。

只记得一天晚上，父亲急急忙忙地从外面回来，心情很不好，走

猫这“洋货”，一方面面不求“无疵之物”，另一方面对其“错误的习性”，“有法子治”，且“治”中讲究实事求是，不讲空洞的“仁慈”，为了“根除”毛病，敢于让其“脚肉儿就滴出血珠来”，而怕被人骂为“太残忍”。

现实生活中，只习惯于养“土猫”，排斥或害怕养“洋猫”的人，还大有人在，这亦不奇。

另一种极端的人，更有人在：一切都是“洋”的“好”，以“洋”来要求“土”、衡量“土”，甚至否定“土”，而对“洋”的劣习、毛病，或视而不见，或多方开



牡丹 王伯鼎

进厨房吃惊地对正拉风箱的母亲说：“我咋听人说，他叔叔把一句词唱错了。”妈把脸一沉，说：“不会吧！那段子成天唱，熟了。咋会错呢？”妈不相信风言风语，我更不信。可是日子好久了，我们老听不到他的戏。

妈再说好，爸也坐不住了，他夜夜睡不着，便往闹哄哄的省城去探望。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天爸回来的样子很难看。妈一看，什么也不问了，默默地领我去睡觉。

后来，我才听人说，袁叔叔死了。有人说他是受了什么株连。总之，我不懂，我再不敢提到他的戏，也没敢再说叔叔的那块大麻饼好吃。

几年过去了，一个艳阳天，我正在屋里，猛格地又从广播里听到袁叔叔演唱的“下河东”。一个蹦子跑出来，高兴地叫爸，咧咧地喊妈。当一家人高兴地围坐在一起静听时，我却背朝新楼哭了。因为我又想起了那块大麻饼，那张慈祥的笑脸，那迷人的唱腔，还有……

他虽去了。但每当我听见、看见人们街头巷尾议论起他那亢奋的唱腔，高兴地挤进商店购他的带子时，我就想：如果他的生命是一条直线，一生中没有任何坎坷没有灾难的话，他那艺术之花，一定会在今天的百花园中，愈开愈艳呢。

安康地区第一部诗集《蓝星星》问世

我省青年诗人陈敏的诗集《蓝星星》已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安康地区文艺工作者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作者长期生活在陕南，熟悉陕南、热爱陕南。善于捕捉生活，以干练传神的笔调讴歌陕南。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想象丰富，文笔委婉、细腻。文思灵动、色彩鲜明，深藏独特的哲理，具有浓郁的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作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自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是陕西省近年来涌现的有影响的青年诗人。青年诗人叶延滨为该诗集作了序。

(程世雄)



一个名字——献给雷锋

门树林

一阵风过了就过了
一片云飘了飘了
可一个名字
就如江南的雨丝
北国的炉火
总润着你的心田
总热着你的心灵

一泓水流了流了
一丛花落了落了
可一个名字
就如夜里的亮星
东升的朝阳
总映着你的心灵
总照着你的心灵

该忘的早忘了
该没的早没了
可一个名字
就如一只巨手
一座丰碑
总擦亮着你的心境
总耸立在你的心中

心曲

宋纯孝

浇花人还来吗
花瓣零落
新蕾也没了生气
唯有胚芽
更绿

昨夜
一阵骤雨
湿了成熟的梦
告别发黄的岁月
把幽蓝
一笔笔涂向星空

晚春
知更鸟已经唱累
衔着一声声火花
照彻你身心深处
生长多年
没有燃放没有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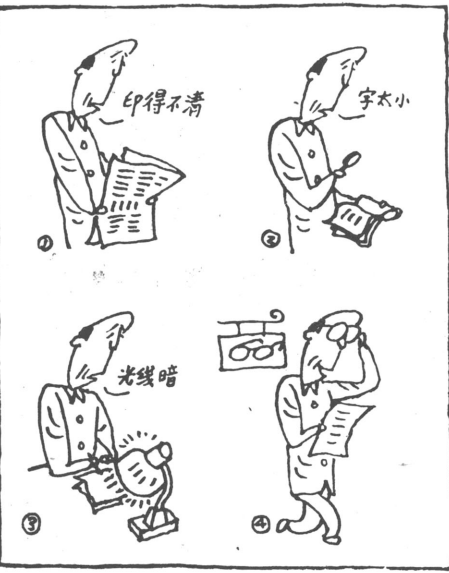
厂区掠影

祁生学

两排住房相对
差点儿就牵着手
门和门距离太近
说悄悄话也得压低

嗓门
夜晚，近处的狗咬
着星
也吵不醒这里的酣梦

有一天早上
小雪突然和玩了一个通宵麻将的丈夫吵架了
于是，家家挑起了门帘



年龄不饶人

王建